

愛 來

三昧

奧國 Arthur Schnitzler 著

趙 伯 顏 譯



Pan 1929

上海樂群書店發行 Price \$0.50

戀愛三昧

上海
樂群書店
1929

譯完以後

綱厄志勞 (Arthur Schuitzer) 關於他的生平和他的著作以及他的思想，藝術等等我在翻他的‘循環舞’的那篇的序文裏，我已經有比較的詳細介紹過，此地不再重說了。

這裏是把他的兩齣名戲 Liebele 和 Der Grüne Kakadu 兩篇介訂起來出版。這兩齣戲在舞台上收過很大的成功，Liebele ‘戀愛三昧’去年還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某戲園德國劇團日本

劇團都表演過的。顯尼志勞之能享盛名於世界文壇，這兩篇東西要佔大部分的功勞。

‘綠鸚鵡’是我前五年在柏林的時候譯的。‘戀愛三昧’去年冬天完的工。那時我很倉卒的就送到樂羣書店來交給張資平先生，也沒有工夫再來細看一篇，經張先生替我校對一遍，發現了我很多的錯字和遺忘的句子，我纔再得機會把牠重新校正過來，在這裏我是很感謝張先生的。

本來翻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在顯尼志勞的作品中，他往往用了許多雙關的耐人尋味的語句，稍一不慎，就會誤會了原意，關於這種地方，我在這書裏都下得有註解，不過還我忽略了的地方，或是我不知道的，讀者諸君若肯能以我以善意的指正我是很感激的。

譯者誌

十八年五月十三日

第 一 幕

佛里慈的房間。佈置得雅潔而且漂亮。）

（德阿得爾先生進來，他的外套夾在腕間，
進門來後把帽脫下，手裏還拿着手杖。）

佛里慈（在外面說話。）噫，沒有人來過？

僕人的聲音 沒有，先生。

佛里慈（一面走進來一面說。）車子我們
可以打發牠走罷？

德阿得爾 自然嘍。我還以為你已經打發

牠走了罷。

佛里慈 (又走了出去,在門邊。)把車子打發牠走罷。嗯……你現在也可以隨便出去,我今天用不着你。(他走進來,向德阿德爾。)爲什麼你不把你的衣帽放下?

德阿德爾 (站在書桌旁邊。)這兒有幾封信呢。(他把衣帽扔在椅上,手杖仍拿在手裏。)

佛里慈 (急忙走至書桌前面。)哦!……

德阿德爾 嘿,嘿!……幹什麼嚇這麼一大跳?

佛里慈 父親寫來的……(把別的一封信折開。)冷斯奇寫來的……

德阿德爾 你看信罷。別讓我攪着你。

佛里慈 (急急看信。)

德阿德爾 令尊給你寫了些什麼?

佛里慈 沒有什麼特別的……五句節的詩候,叫我回家去住七八天。

德阿德爾 那好極了。我的意思頂好是你回去住個半年。

佛里慈（站在桌書前，轉身過來向德阿得爾。）

德阿得爾 當然啦！騎馬，架馬車，新鮮的空氣，亞爾布斯山上牧羊的女兒——（註）

佛里慈 喂，在種玉蜀黍的地方是不會有那樣牧羊草屋的！

德阿得爾 唉，不錯。但是你也該明白，我的話是什麼意思……

佛里慈 你想跟我一塊去嗎？

德阿得爾 那兒去得成呀！

佛里慈 爲什麼？

德阿得爾 這傢伙，我不是有學位試驗嗎！假如我同你去的話，也過不是多留你在那裏住些日子。

佛里慈 算了罷，你也用不着替我多操心！

德阿爾得 你用不着別的——我敢斷言，

註：Sennerruuen 亞爾布斯山中牧羊的女兒，多美而好淫，時誘外鄉男子藏之山窟。

祇需要的是新鮮空氣！——我今天看見來的。在外邊那種青春綠野的地方，你又成爲一個活潑可愛的青年了。

佛里慈 謝謝你。

德阿得爾 但是現在——現在你自然又元氣沮喪起來了。我們離那危險的黑暗環境又近了。

佛里慈 （表示一種厭煩的樣子。）

德阿得爾 你自己簡直的不覺得，你在郊外的時候神情是多麼愉快——在那時你的心地也明白——如像在你從前好的時候一樣。……就是最近，我們同着那兩個女孩子一塊玩，你也很有趣的，可是現在——自然又是完了，你偏偏要（用着諷刺的口吻。）去想着那個婦人，

佛里慈 （站起身來，不高興。）

德阿得爾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朋友。我不願意你老是這樣弄下去。

佛里慈 好傢伙，你真是來勁呢！……

德阿得爾 我也不要求你（同樣語調。）忘

記那個女人……我只要求你(溫和的)佛里慈，莫把這個老是讓人替你担心的不幸事情，總是當成一件不要緊的一回事……你瞧，佛里慈，假如你那一天不要十分去理會‘那個女人’的時候，你就會奇怪她是多麼的跟你要好了。那時你纔會覺得，她不但是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反而要覺得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姑姨兒，同她一塊玩和同所有的年青的美貌的還帶一點活潑多情女人們一塊玩是一樣的開心。

佛里慈 你為什麼講說‘替我担心’？

德阿得爾 你知道……我也不便隱瞞，老實說，我總是害怕，你有這麼一天會同着她走了。

佛里慈 你原來是這麼個意思嗎？……

德阿得爾 (停了一刻。) 危險的事情不僅就是這一樣。

佛里慈 不錯，德阿得爾，——自然也有旁的危險。

德阿得爾 所以千萬別瞎讓。

佛里慈 (獨語的神氣。)也有旁的……

德阿得爾 怎麼啦?……你一定想着一件什麼事情。

佛里慈 哦,沒有,我沒有想什麼……(望着窗戶那方。)有一回她也弄錯了。

德阿得爾 什麼原故?……怎麼?……我不懂你的話。

佛里慈 唉,沒什麼。

德阿得爾 這是怎麼回事? 到是講清楚一點罷。

佛里慈 她在最近些日子時時有點不放心
.....

德阿得爾 為什麼?——這總有點原故。

佛里慈 沒有的事。神經過敏——(諷刺的口吻。)照你的話說,心有虧心事,良心不安。

德阿得爾 你不是說嗎,她有一回也弄錯了。——

佛里慈 是呀——今天又來了呢,

德阿得爾 今天——喂,這些究竟是什麼

意思？——

佛里慈（少停一刻。）她想，……她相信有人在注意我們。

德阿得爾 怎麼？

佛里慈 她有一個恐怖的幻影在腦經裏，真的，純粹是一種幻覺。（走至窗邊。）她從這裏這個窗簾縫裏看見外邊一個甚麼人站在街角上，她想——（少停。）那有那麼一回事，離着這麼遠會看得清一個人的臉？

德阿得爾 不容易。

佛里慈 我也那麼講。可是這事真糟。她老是不敢去，怕得什麼似的，哭個不了，她願同我一塊死了——

德阿得爾 那是自然嘍。

佛里慈（少停。）今天我也下去看過一會。一點事沒有，就同我平常一個人出門一樣；——那兒都沒有碰到一個熟人……

德阿得爾（默然。）

佛里慈 所以你也應該可以放心了，對不

對？絕不會有一個人忽然從天上掉下地來，怎麼樣？……你以為如何？

德阿得爾 叫我還講什麼？自然不會有人從天上掉下來。可是在大門邊時時會有人藏著。

佛里慈 我挨門挨戶都看過了。

德阿得爾 那當然你沒有得什麼別的印象。

佛里慈 沒有人。所以我說都是幻覺。

德阿得爾 那也許。但是你也該佛習着凡事小心。

佛里慈 假如她的男人疑惑我們，我也該早就知道。昨天在看完戲之後我還同着他們——同着她和她的男人一塊吃晚飯來着。我告訴你，真有意思極了……好笑！

德阿得爾 唉，佛里慈——請你聽我的話，千萬別瞎鬧啦。把這些渾帳事情都丟開——我求你。我也是有神經的……我知道，你絕不是那種人，能夠把自己經一個危險裏自救出來的，所以我替你一切都安排妥當，並且在別方面替找

機會，把你的心給你引開……

佛里慈 你？……怎麼……

德阿得爾 兩個多禮拜前我不是帶着你同赴我和梅青小姐的約會嗎？我不是和梅青小姐說過，請她把她最漂亮的女朋友帶來嗎？那個小姑娘狠合你的心，這事你又能夠否認嗎？……

佛里慈 她自然是可愛！……真可愛！這樣的一個溫柔的可愛的女孩子使人多麼的滿意。真的，同她一塊談笑之間，我的那種苦悶煩惱的心情都一齊調養好了。

德阿得爾 對了，對了，就是這惱！調養！這就是那個深秘的意義。女人也就爲的是來麼養心情的東西。所以我平常總討厭那種所謂好奇 *Tuteresant* 的女人。女人用不着好奇，*Tuteresant* 有趣就行了。你應當去找你的幸福，就是我到現在也替你在留心物色，並且給你找到了，在這方面不會有大不了的事情會發生，沒有危險，沒有悲劇的成分在裏面，在起初也不會有不得了的爲難，終結的時候也不會有痛苦，相見時彼

此微笑着親第一次吻，離別時也無牽無掛愉快着分手。

佛里慈 對了，不錯。

德阿得爾 女人們祇要是平常的人情，她們就感覺着愉快了——我們爲什麼一定要把她作得是神是鬼的？

佛里慈 她實在是狠可愛的。她這樣的一往情深，這樣的可愛。有時我十分的感覺到她太愛我了。

德阿得爾 這樣你真有點太不堪造就了。假如你又想着把這事也弄得嚴重起來的話——

佛里慈 沒有的事。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爲的是調養心情。

德阿得爾 假如你老是那樣，我真也想不管你的閑事了。我對於你的戀愛悲劇久已就夠了。你這件事情使我覺得實在太無聊。假如你老先生高興，對於我稍微有點良心，我就可以把我那種適用這種情形的簡單方法告訴你：我總比別的人們強。因爲別的人總是難逃運命的支配。

(門鈴響。)

佛里慈 怎麼回事?……

德阿得爾 你瞧瞧去。——你臉又發青了!
你快放心罷。那就是那兩個可愛的女孩子。

佛里慈 (突的高興起來。)怎麼?……

德阿得爾 對不着，我今天把她們請了到
你家裏來。

佛里慈 (一面向外走。)糟糕——你爲什
麼不先告訴我!我現在把僕人也打發走了。

德阿得爾 這樣更妙些。

外邊佛里慈的聲音 你好呀，梅青!——

(佛里慈與梅青登場。梅青攜一包東西。)

佛里慈 基琳斯丁那兒去啦?——

梅青 一回兒就來。你好呀，德爾。

德阿得爾 (親她的手。)

梅青 對您不住，佛里慈先生;可是德阿得
爾請了我們來的——

佛里慈 這簡直妙到極點啦。還有一樣，德
阿得爾忘了——

德阿得爾 德阿得爾什麼也沒有忘！（從梅青手裏接過那包東西來。）你都帶來了嗎？我給你寫上叫你帶的那些東西。——

梅青 自然嘍！（向佛里慈。）我把這些東西放在那兒好？

佛里慈 你給我罷，梅青，我們把牠放在那個小餐棹上罷，

梅青 德爾，我另外還買了點東西，這是你沒有叫我帶的。

佛里慈 把你的帽子交給我罷，梅青，好——（把她的帽子和皮圍頸放在鋼琴蓋上。

德阿得爾 （懷疑。）什麼東西？

梅青 咖啡奶油糕。

德阿得爾 噉嘴貓！

佛里慈 喂，你告訴我，為什麼基琳斯丁沒有一塊來呀？——

梅青 她陪她的父親上戲園子去啦。回頭她就坐電車來。

德阿得爾 好個孝順女兒。……

梅青 對啦，尤其是近來，自從那個喪事以後。

德阿得爾 怎樣回事，是誰死啦？

梅青 她老太爺的妹子。

德阿得爾 哦，她的姑太太！

梅青 不是，她是一個老姑娘，她歷來就同他們在一塊住的——唉，他現在覺得寂寞得很。

德阿得爾 基琳斯丁的父親是不是那個身量矮小短白頭髮的先生。——

梅青（搖頭）不是，他留的是長頭髮。

佛里慈 你在什麼地方認識他？

德阿得爾 不久以前我同着冷斯奇一塊到約瑟夫城劇場去，我在那兒看見一個彈大提琴的。

梅青 他不是彈大提琴的，他彈的薩瓊琳。

德阿得爾 哦，我還以為他玩的是大提琴呢。（註）（向梅青，她在笑。）這也沒有什麼可笑；我那裏會想到那些事呀，你這孩子。（註。大提琴（Bassgeige,）在德國俗語又呼爲老祖母（Gr s